



【拒绝流行】

曹林 华中科技大学新传学院教授

致敬“磊的战斗”

渐冻人蔡磊的人生已经完全进入倒计时,看近日央视《面对面》专访蔡磊,那些绝笔信式的疾病抗争宣言,看得人热泪盈眶。想到某些人对他的恶意,不为他写些文字,便觉得愧疚不安。蔡磊表示“我今天坐在这里,绝不是为了博取同情,我争取的是全人类战胜这个疾病的生机。个人的面子与尊严,在几十万病友生机面前不值一提。”

想到前段时间现象级传播的《王的猜想》,抢购与加印的需求甚至让印刷机冒烟,“猜想”是挑战科学顶峰,蔡磊这是在拿自己剩余的生命与全部身家“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盲人摸象替人类试错探索”——胸怀磊落,全网欠蔡磊一个“磊的战斗”式热搜致敬。

蔡磊在接受央视的访谈中,用得最多的一个字就是“不”——“绝不是为了博取同情”“个人的面子与尊严已经不值一提”“绝不是为了向大众摇尾乞怜”。这除了表达一种决绝,更有一种自我辩护。

多年前我写过一篇评论,针对一位感动舆论的人物,题目叫《对那种不能理解的大善大爱保持敬意》——网上舆论常有一种坏的风气,就是用世俗、世俗、粗痞的眼光去消解崇高,用自己的庸常和精致的利己主义去嘲讽那些自己无法理解的大善。厌恶拔高和造假,但不能理解那些真实的大善大爱——不是因为别人假,而是因为做不到。“做不到”的人的责任,就是给那些能做到的人点赞鼓掌。我们能做的是,让他感受到世界的善意。



【夕花朝拾】

杨早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

不一样的“朝阳”

八月下旬去了一次辽宁朝阳市。此次在朝阳,最大感觉是历史的叠加。因为朝阳古称龙城,正是前燕之慕容氏都城所在。城中有北塔,因为此塔外面是辽塔,塔中间却抱着一座隋塔,塔基用的是前燕皇宫的柱础,挺有意思的。这种感觉我只在南京民国总统府有过,因其集中了两江总督府、太平天国王府、两位民国总统办公住宿之地。北塔也给我这种感觉。不禁联想到1912年北京欲将“大清门”翻过来改成“中华门”,匾额翻过来后才发现上面已有“大明门”三字。可见利用前朝工程,几成定例,这也是省钱省事的妙招。

朝阳人很自豪于城市以前的地位。出租车司机所谓“我们朝阳地方虽小,东西却跟别处不一样”,当然他说的主要是凤凰山的舍利子,那个我不感兴趣。朝阳有一条慕容街,是金庸题的街名。这里又有“中华花鸟源”,号称是地球上第一朵花开的地方,也是第一只鸟飞起的地方,如果对古生物学感兴趣的,可以一观。还有一样特殊:见过那么多厕所,从没见过厕所挂着对联的!但是佑顺寺前的公厕让我开了眼。联曰:有来有往解不断,若即若离总相依。

另外,朝阳的锅包肉和酸菜排骨也很好吃,在外地吃到东北菜,觉得也不过如此,到本土吃,才知道它的好处:真新鲜哪!



【昙花的话】

尤今 新加坡作家

“投其所好”养阅读

在人心浮躁的今天,书籍仿佛已成为浮在茫茫大海上的一个珍稀琉璃瓶,漂离岸边越来越远。五光十色的社交媒体、包罗万象的智能手机,正渐渐取代书籍,成为大家消磨时光的缤纷世界。

阿藏深知父母如果不加引导,也许书籍会成为下一代的“绝缘体”。她认为培养孩子阅读习惯的不二法门,便是投其所好。

她侃侃而谈:“我有三个孩子,兴趣南辕北辙,如果我硬性规定他们阅读同一类型的书,效果是适得其反的。”

她从旁观察,再根据他们的兴趣与性格,精心挑选适合的读物。

长子喜欢收集邮票,她便买来《世界漫游》之类的书籍,透过邮票引领他认识世界各国的历史、地理、风土与民情。如今,他俨然成了一部“活的历史书”,不仅深受同学欢迎,也备受老师赞赏。

次子凡事都爱追问“为什么”,对世界充满好奇心。她特地买了一套《儿童百科全书》,每天提出几个问题,让他从书中寻找答案,他因此读得如痴如醉。

儿女特别喜欢动物,她专门为她挑选各种有关动物的漫画、童书和寓言故事,她手不释卷,欲罢不能。

贾嘎尔玛意味深长地说道:“书籍是一盏五彩的灯,能够把他们眼前的世界照得晶莹璀璨。”



【不知不觉】

钟红明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执行主编

《茶馆》的首次亮相

这几天,忽然多位朋友不约而同推送一个短视频给我。一看,是8月23日晚北京音乐厅《文学响宴——老舍的城》压轴片段,为了纪念老舍先生逝世六十周年。

舞台之上,白发的陈薪伊老师,与濮存昕、李立宏、任志宏三位缓缓步出,陈薪伊老师手中捧着的是一本朱红色的杂志——我工作了41年的《收获》杂志创刊号。1957年,老舍先生的话剧剧本《茶馆》在《收获》创刊号上首次亮相。一本杂志,书页泛黄,沉淀着岁月痕迹,却是无可替代的文学物证,见证了经典诞生的时刻。

《茶馆》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巅峰之作,最后的落幕戏,垂暮的王利发、落魄的常四爷、潦倒的秦仲义,三位老人暮年重逢,自嘲自悼,为自己设祭,寥寥对白,诉尽时代崩塌、小人物的命运浮沉,充满深沉的悲悯与无奈。

此次诵读,褪去舞台戏剧的张扬,回归文学本真。三位艺术家,不同的声线交融共生,沉郁沧桑,将旧时代的萧瑟悲凉、普通人的无奈隐忍,徐徐道来。

一场诵读,是一次跨越时空的致敬,而一册创刊号,见证着《收获》多年来对文学的坚守。在光影与声韵之间,我们深情回望,看见的是经典穿越岁月的力量。

●随手拍 图/孔祥兴 文/郭新国

天然画图

位于湖南省郴州市资兴市的小东江,青山碧水,水汽氤氲,微波荡漾。白色渔网撒入湖中,构成一幅线条优美、色彩斑斓的天然画图。

随手拍专用邮箱:ycwbwyb@163.com

随性与“杂食”

□赵利平

书房名为“集藏斋”,二十多平方米。柜中典籍逾千,墙角闲书成堆;新册摊于案,阅读未及半。纸稿覆地,文玩杂陈,残墨未涸,主人频至——来则阅,阅则忘,忘而复,复而集,是为集藏之趣。

——赵利平

一个人的成长,总与周遭境遇盘根错节。儿时,父亲在岭南美术印刷厂做工,微薄的薪水养家糊口已是勉强,自然无力带我远行看世界,也少有闲钱添置玩具。但他偶尔会带回一些印坏或装订残次的书册、挂历,那些歪斜的页码、脱色的画页或印册的边角料,于我而言,却是童年最丰盈的一方天地。我跟着挂历上的画作涂鸦,沉浸于书页里的故事……原本调皮好动的性子,竟在这方寸纸墨间寻得了安静,就此埋下阅读的种子。

后来回家乡读书,父母每学期给的生活费,总被我悄然截留大半,尽数换作一摞摞连环画。既看侠客仗剑、英雄聚义,又依样描摹画中人物,自得其乐。坐也读,卧也读,行路也读,就连干点家务活也要趁歇息的间隙翻上几页。“爱看书”成了我身上最鲜明的标签。哪怕课堂之上,老师在讲台上滔滔不绝,我也偷偷在课桌抽屉里看武侠小说。

回溯阅读的脉络,恰似一条蜿蜒的溪流,随着年岁不断改道。小

学时,痴迷《西游记》的神魔斗法、《三国演义》的权谋纵横、《三侠五义》的忠烈豪情;初中便一头扎进梁羽生的名士风流、金庸的家国情怀、古龙的诡谲江湖;高中情窦初开,又转向徐志摩的缠绵、席慕容的温婉,再至拜伦的炽烈、普希金的忧郁,继而琼瑶的痴情、老舍的市井、沈从文的湘西诗意;大学后,口味转沉,倾心梁实秋的闲适、鲁迅的冷峻、胡适的明澈、周作人的冲淡;工作之后,则迷上名人传记,李嘉诚的商道,包玉刚的胆识;再后来,渐入国学与哲学之境,《诗经》《论语》《道德经》,冯友兰《中国哲学简史》,蒋勋说庄子,易中天谈禅与美学,周国平论孤独,王东岳讲中西哲学启蒙……其间,也常穿插诗歌散文,仓央嘉措的情愫、白落梅的清淡,还有时评论政,乃至必要的政治理论,如繁星散落,信手拈来。

说到美食一脉,正襟危坐诵读的专著并不多。早年随缘翻阅梁实秋的《雅舍谈吃》、汪曾祺的饮食散文,以及报刊上零零散散的话杂



赵利平,评论家、收藏家,中式烹调正高级工程师,粤式饮食文化的倡导者与推动者。深耕餐饮行业三十余载,现任广东烹饪协会会长、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。获评“广东首届最美非遗人物”10强。已出版《集藏斋话——艺术收藏与鉴赏》《艺术家那些事》《大粤菜》《艺林丛影》等

文。近年因要撰写饮食著作,反倒刻意通读了几部完整的作品,却非学术论著,而是充满烟火与人情的美食小说与饮食典故——陆文夫《美食家》的世情百态,葛亮《燕食记》的南粤烟火,王珩《家宴》的人情冷暖。相对系统的,则有《舌尖上的哲学——我吃故我思》《传统烹饪技艺·上海本帮菜肴》,以及扶霞·诺洛普的《鱼米之乡》与《川菜》——它们让我在味蕾之外,尝到了文化的醇厚。

因自幼喜爱书法与绘画,又曾多年受邀在报刊上开设艺术收藏与鉴赏专栏,我的阅读重心始终偏向艺术史与评论。

综观我的阅读,不过“随性”与“杂食”四字。随性,使我常有新鲜

之感,不至倦怠;杂食,则让我涉猎广博,营养多样。但这般读法,难免流于浅尝辄止。幸而在我专注的两个领域——烹饪饮食与艺术评论——有着数十年的经验积淀与切身感悟。

饮食烹饪,首先是我事业所主攻,也有着数十载亲身实践的阅历与心得;其次身为潮汕人,少时也曾边读书边跟着开饮食店的舅父生活一段时间,故土对于美食与生俱来的执念,自幼便浸入骨髓;所以我笔下的饮食著作,如颇受业内好评的《大粤菜》,能鲜活而接地气。

阅读于我,是半生行旅中最忠实的行囊。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”也将是伴我一生笃行的座右铭。

【书经】

随性,使我常有新鲜之感,不至倦怠;杂食,则让我涉猎广博,营养多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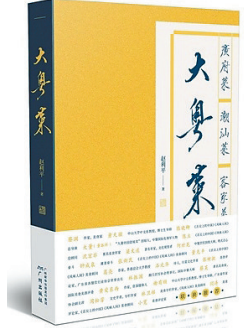
【书语】

阅读是一种休闲也是一趟旅途,眼界与境界造就人生的格局。

【近读】

- (1)张颖:《舌尖上的哲学:我吃故我思》(广东人民出版社)
- (2)陆文夫:《美食家》(古吴轩出版社)
- (3)王珩:《家宴》(浙江文艺出版社)
- (4)葛亮:《燕食记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)
- (5)肯尼思·本迪纳[美]:《绘画中的食物:从文艺复兴到当代》(电子工业出版社)

【自荐】



赵利平:《大粤菜》

既是菜系风味总述,也是菜系技艺分享,通天地山海,融民俗人文。

【微观】



清冷早晨的一杯热茶

□杨苗燕

从记录非遗的《春山可望》、书写文旅风物的《春水满城花》,到收录随笔的《阿婆的春天》的《春山外》三部曲,龙迎春笔下最动人之处不是宏大的乡土叙事,而是对生活深情而不沉溺,清醒而不冷硬的热望。

她没有高高在上地俯瞰,而是像农人的犁耙一样,把自己的生命彻底翻滚进紫云英的花海与秋水长天里。她不是在做田野观察,曾经神秘的巫雉不再是神迹,而是被请进了玻璃柜变成了“非遗”;那个叫菊香的小学同学,没有变成诗意的落洞女,而是真实地困在病痛与现实的溃败里。但她从来没有停留在伤感里。转过身来,她把最温柔、最纯热的热望,给了一场耳鬓厮磨的爱,交给了山林与清风。

她写母亲,是隔着半个多世纪的光阴,去窥探那个黑白时空里穿着碎花衣裳、踮脚捉蜻蜓的少女——葱管般的手指,油亮的长辫,在阳光下如烟般透明;到了外婆的坟头,她的文字瞬间慢了下来,轻了下来。攀着石缝,拿着柴刀,她不想说话,只想“脚下踩得轻一点,手上清除得干净一点”。这种“轻”,不是疏离,而是至深的情感——“我离婆那么近啊,她晓得我起的心动的念”。在这里,生死没有阴森,只有一种近乎神圣的依偎。

可她又是极其坦诚的。她带着现代理性重新回访那片土地,从不讳避眼前的粗糙与痛感。在她的非遗书写与田野观察里,曾经神秘的巫雉不再是神迹,而是被请进了玻璃柜变成了“非遗”;那个叫菊香的小学同学,没有变成诗意的落洞女,而是真实地困在病痛与现实的溃败里。但她从来没有停留在伤感里。转过身来,她把最温柔、最纯热的热望,给了一场耳鬓厮磨的爱,交给了山林与清风。

阅读《春山外》三部曲,就像在一个清冷的早晨,有人为你递过来一杯热茶。它不喧嚣,也不惊艳,却让你在看到粗糙的现实之后,依然能感受到一种隐忍而坚韧的力量。